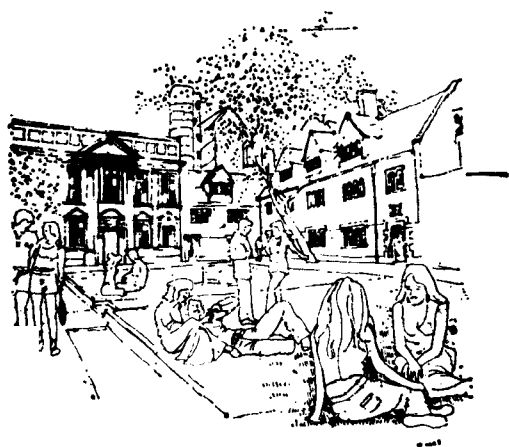






〔英 国〕

# 牛 津 大 学

裘克安 编著

# 牛 津 大 学

袁克安 编著

责任编辑：曹先捷 胡本显

\*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100,000 印张：5.875 印数：1—2,300  
统一书号：7284·739 定价：1.60元

# 目 录

---

|   |    |     |
|---|----|-----|
| 1 | 序一 | 布洛克 |
| 5 | 序二 | 伊文思 |
| 7 | 自序 |     |

---

## 牛津大学

|     |             |
|-----|-------------|
| 11  | 环境和风貌       |
| 20  | 历史          |
|     | 中世纪         |
|     |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 |
|     | 从内战到工业革命    |
|     | 现代化过程       |
| 54  | 现状          |
| 83  | 导师制         |
| 90  | 学生生活        |
| 100 | 牛津的中国学      |
| 105 | 中国人在牛津      |

---

## 附录

116 论牛津大学开设汉学讲座事

134 中国——人文学术之邦

156 古典、现代和人文的汉学

---

181 后记

---

# 序 一

布洛克\*

中国出版的《世界著名学府丛书》的第一集就包括了牛津大学，我感到高兴。因为牛津是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它同巴黎大学和波洛尼亚大学在西方历史上形成“大学”的概念方面起过最大的作用。

牛津大学起源于十二世纪下叶，一批教员开始吸引学生来到这个城市。牛津的著名姐妹大学——剑桥大学——是十三世纪初从牛津分出去的一部分人创建的。有好几个世纪，英国只有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它们在英国历史、政治、文学和社会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例如在十九世纪，从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基督教堂学院——就出了英国12位首相和6位印度总督。

现在英国已经有40多所大学了，但牛津和剑桥仍占首要地位，仍然吸引着最优秀的学生和教授。不过，

---

\* 布洛克男爵，1914年生，英国现代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创建院长，1969—1973年任牛津大学副校长，现为英国学术院院士。

入学者已经不再限于有钱有势的阶级。本世纪英国社会实现了民主化，牛津随之也开门接纳有才能的学生而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而国家大量资助的制度（适用于英国所有大学）给学生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补助金，如果其家庭付不起的话。

牛津能保持其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学院结构。大学当局主持考试，颁给学位，向各中央图书馆、实验室和博物馆提供资金并组织研究生的进修教学和研究，而研究生的人数现已占全校学生数的四分之一，其中许多人来自海外。但是一个人要成为大学的成员，必须首先成为它的一个学院的成员。多数学生和教员都感到他们对自己学院的忠诚是占第一位的。每个学院的人数都在500人以下，都有自己的宿舍、厨房和食堂——它们是牛津社会生活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学院负责挑选和教导所有的大学本科生，在学科方面学院并不专门化，而是包括所有学科；如逢本学院在某方面缺乏专门知识，则安排学生到旁的学院导师那里去借读。每个学院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拥有自己的房舍和基金，由每一代导师和教授（称为院士）担任托管人，负责维持学院的成功和繁荣。

大学共有12,500学生，每个学生又只属于一个500人以下的小团体。这种人与人的比例关系又得到导师制的进一步增强。导师制发源于牛津，它在此地所起的作用 is 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牛津象旁的大学一样也利用讲演、上课和讨论会的方式，然而学院教

学的基本方式却是每周一小时的导师面谈，即学生在课程中至少有一部分时间要单独去见导师，朗读自己的读书报告，听取导师的评语。导师本来就负责挑选本学院的入学新生，又只分配到少数的导生，因此往往有可能同学生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至于进修的研究生，他们和自己的导师也有类似的关系。研究生的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业亲自负责，不过他们可以来自大学的任何学院。

象其他历史悠久的机构一样，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不得不适应离它们开始成名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世界。上面我已经提到它们的民主化。同样重要的是为适应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进行的调整。牛津和剑桥都是重要的科学大学，不断有人获得诺贝尔奖金。牛津的特长是化学、生命科学（包括医学）和数学。牛津最有名的“系”之一是“政治、哲学、经济学”。这个系在六十年前初创，现在已经派生出许多其他科目，从“发展经济学”到“犯罪学”，以及从“数学统计学”到“管理工程学”。

但是牛津从来不认为发展新的学科可以损及它在人文学方面的传统优势。伟大的大学应该努力争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作新的突破，同时维持人文学研究的高水平，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牛津大学，以及举世闻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久已擅长历史、古典语文、现代语文和文学的研究。在英国，最早教学古希腊文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牛津的一个学院，



博德利图书馆在十七世纪就开始收藏中文书籍和阿拉伯文书籍；一个多世纪以来，牛津大学一直聘有一位汉学教授。

有一次我陪一位美国女记者参观牛津最老的，十五、六世纪的建筑物。她赞美这些建筑物，但显然认为她是在参观古迹。于是我告诉她，半英里以外，我可以带她去看一群同样能令人赞美的现代建筑物，其中是核物理学、生物化学、优生学、冶金学等方面的研究设备。她说很难想象一所大学能够包容这两个部分。我答称，正是这种不断更新的新旧结合——变革和连续性的结合——使牛津大学始终处于大学队伍的前列。我们知道自己拥有几个世纪的经验，因此有充分信心去面对未来。这一点，我相信每一个中国读者一定是很容易懂得的。

## 序 二

伊文思\*

牛津城的人口不到125,000,但牛津大学恐怕是西方各大学中最知名,也是最古老大学之一了。它创建于十二世纪中叶,在历史上改组了多次,但作为学府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它的建筑物和它的各种仪式和章法使人们随时透过现代的外表注意到它几个世纪的历史。

在它出名的“学子”中间,有罗杰·培根和伊拉斯谟,有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T. S. 艾略特和威廉·戈尔丁,有格雷厄姆·格林和罗伯特·格雷夫斯。在现代英国首相中,斯托克顿勋爵(哈罗德·麦克米伦)、霍姆勋爵、威尔逊勋爵、希思先生和撒切尔夫人都在这里攻读过。

许多杰出的中国学者过去也在牛津大学读过书。

---

\* 里查德·伊文思爵士,现任英国驻华大使,牛津大学毕业生,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章获得者。

我衷心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人这样做。

中国和英国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有悠久的传统。  
我希望两国大学间杰出学者的交换会更加丰富这些传统的内容。

# 自序

正值我国开始进行教育改革之际，湖南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世界著名学府》丛书，是很有意义的事。高等教育的改革，一方面要靠继承和发扬我国过去教育事业中的优秀传统，一方面要参考世界各国学府好的经验。当然在改革中间也要有所创造，允许进行各种试验。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曾经有过照抄美国和照抄苏联而吃了亏的两大段历史教训。这次我应湖南教育出版社之约，写了《牛津大学》这本小书，当然意思不是说要照抄英国。这点要声明在先。

不过牛津大学确有足资参考之处。例如，这所享有八百年历史的大学，从中世纪起，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英帝国强盛到衰落，它是怎样变化过来的，是怎样现代化的，是怎样始终保持了它的英国特色的。反看我们的大学呢？我们的高等院校，

我看现代化还比较容易，而要办得有中国传统和中国特色，似乎还更难一些。

又例如，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牛津大学这一点是坚持得较好的。按照英国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它确是独立自主地在学术方面做出了不少成就，而且并没有急功近利而放弃基础阵地。

再例如，着重培养通才而不是偏才。在校生虽然专攻一两门学科，但出来时却不光是学者，往往是个融会贯通、见多识广的领导人才。这点从牛津大学能够培养出那么多首相就可以看出。

牛津大学的特点在它的特殊的学院制和导师制，这方面本书多花了一些笔墨去介绍。我的意思也不是要模仿这些具体制度的形式，而是应该研究其中的精神。即各科之间打破界限，相互交流和启发；废除“标准答案”，提倡独立思考；亲切的师生关系；不用模子套人的宽阔胸怀；等等。

以上这些方面，我在书里是否写清楚了，自己也没有把握。因为我的写法是想由事实自己去说话，而避免作过多的评论。

本书介绍的牛津大学中国学(或称汉学)的情况，也是很有价值的。三位汉学教授的就职演说，相互间隔的时间很远，反映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及其变迁，有一定的代表性。

究竟中国文化里面最宝贵的是些什么，我们自己有时还不很清楚。看看人家是怎么评价的，很有启发

作用。当然西方有些汉学家有时也不免有迂腐之论，但总的说来，他们有意无意地总在把中国文化和世界其他优秀文化(希腊、罗马、希伯来、印度)进行比较，眼界要开阔一些。这种“比较感”，对于今后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是必不可少的。

写完此书之后，反倒感觉自己对于牛津大学实在知之不多。虽然我在1945—1947年在那里学习过，1980年重访过，这次又阅读了一些材料，但是我的知识还限于皮毛，而且北京能找到的资料也很有限。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进行补充和修改。

裘克安

1985年4月于北京



# 牛津大学

## 环境和风貌

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它位于伦敦西北泰晤士河上游的牛津城，旧时当地牛可涉水而过，故名“牛津”，音译奥克斯福德。

从伦敦乘汽车或公共汽车向西北行一个半小时左右，风景渐入佳境。这里公路两旁树木繁茂，野花耀眼。行近巧韦尔河，远远望见莫德林学院的钟楼，这就标志着牛津到了。

牛津是一个古建筑林立的城市，它们多半属于牛津大学。可是牛津大学并没有统一的校园，它的35个学院散布全城，那么什么地方算是大学的中心呢？

车过莫德林桥，就是牛津最长、最主要的街——高街。假定你在这里从公共汽车下来，或者设法把小汽车找个地方停了，然后步行。经过路北的莫德林学院、圣埃德蒙堂、女王学院和众灵学院而不入，到凯特街往北拐，到拉德克利夫圆形阅览室，就以此作为牛津的



中心吧。

拉德克利夫圆形阅览室现在是牛津大学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的综合阅览部，里面的书籍以工具书和文学类书为多，全部开架。莘莘学子在此昼夜阅读，非常方便。这个圆形建筑物是1748年落成的，代表着“理知时代”的建筑。

从这里往北，进入博德利图书馆的四方院。这里本来叫做“老学堂”(Old Schools)，四周的几个小门门楣上用拉丁文写着“医学堂”、“自然哲学堂”、“文法和历史学堂”等等，是旧时讲课的地方，后来由于博德利图书馆的藏书越来越多，把课室挤走了。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1611年，英国书业公所就承担了把每种新书（包括重印本）都免费送一本给这个图书馆的义务。起初他们以为这没有多少，那知后来出版的书越来越多。博德利增添的书也就迅速增加，不得不把周围的房屋全都占用。这也不够，就把地下挖空，做藏书库，很大一片，直到宽街。这还不够，又在宽街以北盖了新博德利馆。这样也无法应付图书不断增加的势头。现在是把法律、医学、文学等藏书分散到别处去设立了专题图书馆，这种小的图书馆已有50多个。总馆藏书已超过450万册。以后恐怕要靠微缩技术来解决藏书的问题了。钱钟书在牛津时曾戏译馆名为“饱蠹楼”，当时颇为流传。向达和裘克安曾先后协助图书馆中文部编目工作。

在开放日期，一般游客也能进四方院西门，到博